

热爱的驱使 即兴的抉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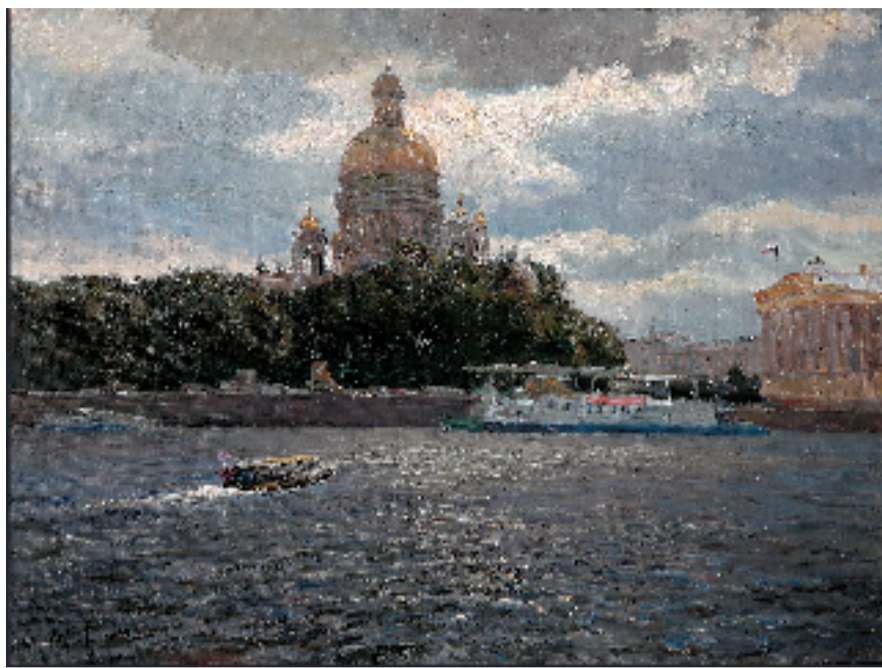
■曲湘建(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/博导,北京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研究院研究员)

风景写生是源于我很多年前的爱好,延续到大学学习,以及后来在学校任教教风景课。我一直把这个习惯保留到现在,因为风景写生带给我太多的乐趣和益处。

我觉得写生有很多好处。第一,能让自己的眼光、视觉和对自然的敏感性,不会降低。因为只有不断地去磨练它,才会使你的眼光保持锐利。

第二,写生需要去很多地方,你的足迹会根据这种需要去选择。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,会给人带来新鲜的感觉,所以写生从某些方面来说也促使我不断地换地方,去寻找不同的审美和地域特色,这使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甚至境外很多国家我都去过。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想方设法去画上几笔,有时候条件特别艰苦,像境外,一般都是旅游,所以我会带很简便的、经过自己改装的一些工具。写生过程时间很有限,需要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,去记录下一些自己的感受。但往往这些画都是自己最精彩的作品,因为它是在即兴之间的一种抉择,一种感悟,一种热爱。

第三,写生常常会让你自己思考,因为在画画过程中,会激活你的这种思绪。我感觉只有不断地画画,我的思维才会保持一种敏捷,一种贯通。当写生的时候,我会想这个画,与我的生活、我的人生、我的世界观、我的思想方法,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?如此便会在思考的过程中互相贯通、互相启发。



曲湘建 伊萨教堂的钟声 80x60cm 布面油画 2015年

写生绘画需要不断地更新,不是说你技术好就能画得好,其实是取决于你的眼光,取决于你对其他姊妹艺术的借鉴和介入。当你的眼光和审美取向有了提高,你的技术也会提高,同时艺术的品格也会提高,这一点特别重要。并不是说你画得多画得熟练,就能画得好。

写生也会有困惑,常常会遇到很多问题,这些问题可能是来自于周边的反馈,有些围观的人可能会觉得你画得太僵化,太老套,或者是这样一成不变地去画一样东

西,是不是太落后了?这些都会影响到你。但是我一直认为,艺术所谓的先进和落后是个伪命题,绘画其实是个人的一种精神需要,如果说你在写生和在画画中间得到了一种快乐,这就够了,不用再考虑别的什么东西了,这就是值得你去坚持的理由。

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。你觉得不够先进,不够前卫或者是不够现代,那么在所谓的保守这一面,如果你把它做得更好,坚持得更完善,也是一条路。相反,如

果说你在写生中间有过多的杂念,只是单纯地去模仿或者吸收一些所谓的大腕、名家的东西,缺少自己的个性语言,我觉得这种绘画的路也不会宽。模仿或者吸收,是阶段性的。对大师的吸收和模仿,要找到一种原理,从大师作品的背后,去寻找一种原理,能吃透的话,你才能受到启发,表浅的样式的模仿,这种照搬是绝对没有出路的,这也是我坚持这么多年写生的一种体会。

我一直喜欢写生,而且是那种写实风格的写生,这种坚持需要有很大的决心,也需要有很好的能力。这种基础能力我们在学校有过训练和培养,但远远不够,我们学到的只是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,但写生时是千变万化的,要灵活地去掌握和贯通,所以写生锻炼的是一种应变能力,这种能力的提高需要日复一日地练。

写生也是个积累的过程,反映了你的艺术能不能走得更远。如果说你觉得越画越有趣,或者你的画得到明显的好的反馈,这其实也在验证你的思维方法和艺术道路是正确的。现在的网络时代,会有更多的人特别是陌生的朋友对你作品评价,这种无形的反馈,也是促进你艺术思考的途径,不能简单地去看别人的吐槽或者冷嘲热讽,它背后含有很多有益的启示。我很在意这些,几十年来我非常虚心地去听取别人的意见,细心体会,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和完善。

写“生”之内涵

■罗玉鑫(广州画院专职画家、一级美术师,十四届全国美展中国画金奖获得者)

我把自己从本科至现在的创作风格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:自然主义倾向期、提纯萌芽期、本土情怀表达期以及提纯成熟期。细细回顾,这四个阶段的演变,使我对“写生”中“生”的内涵有了不同层次的思考和理解。

自然主义倾向期,在这一阶段,我主要依赖对景写生作为创作的基础,或将写生作品直接转化为创作稿,或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、删减,再组合鸟类、动物等形象。色彩使用上,我既会还原自然的色彩,也会有所调整,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改变色彩。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倾向于忠实再现自然,写生中的“生”是以客观物象的再现为核心的一种表达方式。

提纯萌芽期,我开始思考写生与创作之间的关系,并逐渐尝试突破自然主义的局限。在这一阶段,我减少画面中的元素,更多关注形式感的塑造,并进行点、线、面上的提炼,简化背景。写生的“生”不再仅是对自然客观物象的再现,而是对其“生意”的表达。这一时期,作品更注重对生命气息的把握与对意境的追求,强调从自然中提炼出内在的精神与氛围,赋予作品更为深远的情感和意味。

本土情怀表达期,作为岭南广府人,我始终对家乡的岭南文脉与历史有着深厚的情感。特别是广府建筑中的花地砖,它那



罗玉鑫 谁说风过无痕 33x138cmx4 纸本设色 2016年

几何形态和现代感十足的色块组合,一直深深吸引着我,成为我创作的灵感源泉。在这一阶段,我不仅通过回忆汲取创作的素材,还常常漫步于羊城的西街巷,探索西关老宅中的斑驳花砖,收集各种细节作为创作元素:巷子里午后慵懒的小猫小狗、古

老的藤椅,和那些不期而遇的生活瞬间……此时期写生的“生”是物象的艺术化呈现,是一种对时光记忆的摹绘,是对乡土情怀的视觉表达。

提纯成熟期,此阶段创作最初是受到光影启发发展开的。我开始有意识地将光影

元素融入作品中,但初期的光影探索仍然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特征。随着创作的深入,我开始尝试放大光影的表现,模糊光影的边界,最终在画面中化为了抽象元素。光影的升华过程让我意识到,写生不仅是对外部物象的观察,更是一种形式语言的提炼。此时期,写生中的“生”更是一种对生命之美的转译——写“生”并不需要实景写生,而是培养自己有一双随时发现美的眼睛,内心随时捕捉对于生命的触动。写“生”即是心手相应。

我的创作风格经历了从自然主义倾向到提纯萌芽,再到本土情怀的表达,最终达到提纯成熟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,我对“写生”有了不同层次的理解:即是再现客观、写其生意、生活化现、心手相应这四个不同的理解。这四个阶段的不同理解并无高低之分,而是写生在创作中的多维意义。从根本上来说,写生不仅帮助我们真实地观察和理解自然,它增强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能力,并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正是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,我们才能真正超越简单的再现,将生活的美好与情感传递到作品中。从写生衍生出来其它的“生”的理解都需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,因为这种直接的观察和感受是任何照片都无法替代的。